

寄
移
文
存

寄篠文存卷六

序

重刻唐律疏議序

唐律疏議三十卷唐長孫無忌等奉敕撰國朝四庫全書所收錄並附見於名家書目中惟坊間傳本甚希讀律之士艱於購覓敘雪同人爰鳩貲重刻以廣傳布工既竣而序之曰律者民命之所繫也其用甚重而其義至精也根極於天理民彝稱量於人情事故非窮理無以察情僞之端非清心無以祛意見之妄設使手操三尺不知深切究明而但取辦於臨時之檢按一案之誤動累數人一例之差貽害數世豈不大可懼哉是今之君子所當深求其源而精思其理矣自魏李悝著法經六篇漢蕭何叔孫通張湯趙禹遞相增益馬融鄭康成以海內巨儒皆嘗爲之章

句豈非以律意精微俗吏所不能通曉歟魏晉以降漸趨繁密隋律簡要而唐實因之史稱高祖詔裴寂等更撰律令凡律五百麗以五十之條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歲至二歲半者悉爲一歲餘無改焉太宗又詔房玄齡等復定舊令議絞刑之屬五十皆免死而斷右趾旣而又哀其斷毀支體除其法爲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其後玄齡等遂與法司增損隋律降大辟爲流者九十二流爲徒者七十一高宗又命長孫無忌等偕律學之士撰爲疏議卽是書也名疏者發明律及注意云議者申律之深義及律所不周不達若董仲舒春秋決獄應劭決事比及集駁議之類蓋自有疏議而律文之簡質古奧者始可得而讀焉嘗考元魏大和中置律博士時儒說十餘家詔但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唐律本隋由魏而周而隋淵源具在

然則唐律之疏議雖不純本太和而鄭義多在其中漢律雖亡其意猶賴以考見深可寶貴況我朝定律監古立法損益歸於大中而所載律條與唐律大同者四百一十有奇其異者八十有奇耳今之律文與唐律合者亦什居三四沿波討源知其所從來者舊矣則是書非卽功令之椎輪法家之律筏歟至由是書而深求乎古今異同之原講明乎世輕世重之故晰奇闡微律無遺蘊庶幾傳古亭疑情罪相準無銖黍毫髮之爽是又在善於讀律者光緒十有六年十二月歸安沈家本撰於秋曹之敘雪堂時董成其事者漢陰張麟閣郎中成勳武進馮申甫郎中鍾岱也

重刻明律序

易繫傳曰變通者趣時者也記曰禮時爲大刑與禮相表裏書曰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其變之所適而

權必因乎時時之義大矣哉明太祖平武昌卽議律令吳元年命左丞相李善長爲律令總裁官日具條目以上十月書成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律二百八十五條洪武六年又詔刑部尙書劉惟謙詳定大明律七年二月書成篇目一准於唐采用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吳元年定十五條而此多三條者殆其後有所增也續律百二十八條舊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掇唐律以補遺一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爲三十卷九年又釐正十三條十六年又定詐僞律條二十二年復命翰林官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條例以類附入其篇目以名例冠首而分吏戶禮兵刑工爲六自此始考律書之篇目自李悝造法經六篇蕭何增事律三篇是爲九章之律魏晉以下篇目增多而大綱不越乎此北齊定爲十二篇隋開皇律稍變通之唐宋下迄

明初皆遵用其篇目蓋六部本屬中書故律書未嘗以六部分迨洪武十三年懲胡惟庸亂政罷中書省而政歸六部律目亦因之而改千數百年之律書至是而面目爲之一大變者實時爲之也律之外又有條例洪武初卽有之三十年又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要附載於律弘治十三年刑官言法外遺姦列聖因時推廣之而有例例以輔律非以破律也乃中外巧法吏或借便己私律浸格不用於是下尙書白昂等會九卿議增厯年問刑條例經久可行者二百九十七條嘉靖二十九三十四等年復重修續增萬厯十三年刑部尙書舒化等重定爲三百八十二條附於律文之後此有明一代律例隨時增損之大凡也太祖懲元之時法度縱弛刑用重典故明律往往重於唐其大誥諸峻令尤出乎律之外然其初李善長等論厯代之律

以漢九章爲宗而唐集其成僉謂今制宜遵唐舊太祖從其言洪武元年又命儒臣六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篇是明律大旨亦本於唐特其中有因時變通者耳至三十年後大誥諸峻令未嘗輕用太孫嘗改定律七十餘條太祖善之復諭之曰我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又嘗諭省臣鞠獄當平恕尙書夏恕嘗引漢法請著律反者夷三族卻其奏不行前之偏於重者因平時後之由重而漸輕者亦因平時惠帝論刑官曰大明律皇祖所親定命朕細閱較前代往往加重蓋刑亂國之典非百世通行之道也朕前所改定皇祖已命施行然罪可矜疑者尙不止此夫律設大法禮順人情齊民以刑不若以禮其論天下有司務崇禮教赦疑獄此蓋其祖孫一堂討論所及至嗣位後爲是言以詔天下深得易傳趣時之義惜

所謂罪可矜疑者未詳爲何條成祖務反惠帝之政用刑慘毒後之人亦遂無討論及此者世謂明律偏主乎重者固非公論而後之立法者尙以重爲宗旨豈得爲知時者哉方今環球各國刑法日趨於輕廢除死刑者已若干國其死刑未除之國科目亦無多此其故出於講學家之論說者半出於刑官之經驗者半亦時爲之也今刑之重者獨中國耳以一中國而與環球之國抗其優絀之數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當此時而講求刑法其亦惟尋繹易傳趣時之義乎余謬承修律之命開館纂輯復奏辦法律學堂方將與講律諸君子參考古今博稽中外既廣譯東西各國法律之書復甄錄我國舊文若唐律疏議余於庚寅歲曾覆孫氏元至正本弄其版於館中於宋則刑統訪有天一閣藏本遠道傳鈔甫至也於元則重印元史刑法志並

假武林丁氏所藏元典章鈔本醱資重刻之明律所見有嘉靖本隆慶本萬厯本皆舊刊不易得無以應講學者之蒐討也此本爲桐鄉沈氏所藏刻於萬厯三十八年乃所見明律最後之本假付手民以公諸世所願誦是書者尋繹乎變通趣時之義而無惑乎偏重之說斯可與知人論世矣

宋刑統賦序

律書之傳於今者以唐爲最古其後若金律見永徽法經元制見元史刑法志及元典章各書明律傳本尤夥惟宋代刑統僅見於天一閣書目藏書家皆未著錄所著錄者僅傳霖刑統賦而世亦罕觀法家之學講求者少故其書亦少流傳武進董綬金郎中康如皋冒鶴亭郎中廣生並好法家之學退食之暇共勤搜討頗訪獲古書綬金得璜

川吳氏所藏鈔本孟奎粗解刑統賦一卷及大興徐星伯所錄漢陽葉氏本鶴亭從刑書會據中輯成二卷與葉本同乃東原鄒某韻釋益都王亮增注本也綬金錄以見遺余受而讀之刑統全書雖未得見亦可識其大凡矣此賦之注晁氏讀書志謂或人爲之四庫全書提要謂霖自爲註與竹垞老人跋內所稱霖自解其義者相合第玉海引中興書目亦云或人爲注宋史藝文志則云不知作者四庫本與葉本大致相同而提要又稱此本於霖所自注竟削去之已非完本又似所謂霖自爲注者別有所據而非卽此本之注此其故今不能詳矣刑統大略尙有可考者唐宣宗時張戣以刑分類爲門而附以格敕爲大中刑律統類詔刑部頒行之唐書刑法志後唐有同光刑律統類周顯德四年中書門下以朝廷所行用者律疏令式之外有開

成格十卷大中統類十二卷後唐至漢末編敕三十二卷
格敕條目繁多閱者疑誤命侍御史張滉等十人訓釋刑
定爲大周刑統二十卷與律疏令式通行事詳玉海是顯德刑
統卽刑律統類之省文宋刑統又本之周此刑統書名沿
革之可考者也玉海言刑統凡三十一卷二百十三門律
十二篇五百二條並疏令格式敕條一百七十七起請條
三十二此刑統篇目總數之可考者也玉海又言建隆三
年鄉貢明法張自牧上封事駁刑統之不便者凡五條詔
下有司參議而釐正之四年判大理寺竇儀言刑統科條
繁詰或有未明請別加詳定乃命儀與權大理寺卿蘇曉
等同撰集併目錄爲三十一卷舊疏議節略今悉備文字
難識者音於本字之下義似難曉并例具別條者悉引注
於其處有今昔淺異輕重難同禁約之科刑名未備臣等

起請總三十二條削出令式宣敕一百九條增入制敕十五條又錄律內餘條准此者凡四十四條附於名例之次其削出格令宣敕及續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條別爲四卷名曰新編敕此刑統修訂凡例之可考者也王元亮唐律纂例五刑圖列刑統五刑其決杖配役之法與唐制不同此刑統刑制之可考者也本賦注中所引律文之外有服制令公式令戶令品官令容齋隨筆夢溪筆談時引刑統疏議之文隨筆又引刑統唐太和七年敕此刑統令目疏議敕文之可考者也至刑統律文宋人說部中往往引之與唐律頗有異同卽如此賦注所引職制律枉法受財者八十貫絞唐律爲十五匹絞詐僞律若有避罪自傷殘害者徒一年半若無罪因帶酒自相殘害者無論有避無避俱科一年半徒唐律無帶酒一層此可見宋代雖沿用唐

律而其文大有增損倘以此賦之注並刺取宋人著述所引之文裒集成帙精心校勘必有可觀不獨可以備一朝之法制亦讀律者考證之資也刑統原書鄞縣范氏天一閣所藏爲卷三十烏絲闌鈔本咸豐辛酉以前尙完好羣視爲故紙無用之書無人傳寫辛酉兵火以後已逸復歸雖有殘缺甚可寶貴今遣人前往迻寫未知能如約否若世所傳宋本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儀徵阮氏文選樓昭文張氏愛日精廬桐鄉沈氏並有影鈔本蔣君寅昉所藏別有刊本錢警石邵蕙西跋語以爲宋律考玉海天聖七年判國子監孫奭言律疏與刑統不同本疏依律生文刑統參用後敕雖盡引疏議頗有增損今據爲定本與刑統兼行是宋時律文原有單行之本故陳振孫書錄解題律文十二卷音義一卷與刑統三十卷各自爲書第阮文達

提要

學經室外集

顧千里書後

思適齋集

並謂其書爲唐律近得江

蘇書局寫樣本從桐鄉沈氏影宋本出以唐律校之阮顧之說良是錢邵跋語誤也世或未考及此而以爲宋律故附訂於此光緒甲辰五月

無冤錄序

大辟之獄自檢驗始禮月令孟秋之月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據蔡邕之說皮曰傷肉曰創骨曰折骨內皆絕曰斷瞻焉察焉視焉審焉卽後世檢驗之法也而其法不傳秦漢已下亦未聞有檢驗之書宋嘉定中湖南廣西刊印正背人檢驗格目江西提刑徐似道言之於朝四年詔頒行於諸提刑司名曰檢驗正背人形圖此爲今屍格之所自始宋時有內恕錄等書言檢驗之事皆不傳至淳祐中宋慈會粹諸書爲洗冤集錄此又洗冤錄之名所自始也

其後又有平冤錄及無冤錄法家謂之檢驗三錄顧洗冤錄官司奉爲鴻寶而平冤無冤二錄傳本獨希者蓋二錄多采宋錄之說世人視爲重儻而忽略之詎知二錄遞相祖述後之所說多可以補正前人之說相輔而行不可廢也顧千里旣爲孫淵如摹刻元槧洗冤錄後又得平冤無冤二錄舊鈔本以語吳山尊學士吳爲之付刻與洗冤錄合爲一編思適齋集有重刻三錄後序其年爲嘉慶庚午距今百年矣傳本甚尠許珊林蓋有其書故所作洗冤錄詳義頗采二錄之說余嘗得官常政要一函係前明崇禎己巳刻本所集書凡十八種內有洗冤集錄及無冤錄無冤錄僅一卷無撰人名氏考四庫全書存目所錄無冤錄二卷係浙江巡撫采進本不著撰人名氏亦無序跋提要但據永樂大典所載及其自序定爲元王與撰時在武宗

至大元年戊申又據卷中自稱昔任鹽官知其嘗爲海鹽縣令他亦無考至平冤錄四庫未收殆當時未得其書此可見二錄者並爲罕覩之本矣今年夏蘄州王君佑自日本歸出無冤錄相示云錄自東京上野圖書館者其書分二卷上卷爲官吏章程下卷爲屍傷辨別與提要之言合有自序及明羊角山叟序又有朝鮮人崔致雲等注釋及序此書蓋由中土流入朝鮮日本人又自朝鮮傳鈔而歸故其原書亦鈔本也其自序題東甌王與知其爲東甌人提要稱不知何許人豈大典所收之自序無此題名歟明焦竑國史經籍志有平冤錄二卷題東甌王氏恐卽此書誤無爲平耳平冤錄據王與之序乃趙逸齋所撰以宋慈稱宋惠父例之當亦是其人之號其名則亦無可考顧千里重刻三錄序第云無名氏平冤錄東甌王氏無冤錄似

其所得鈔本無王與自序故所言亦不能詳也取崇禎本
相校乃知崇禎本有上卷而無下卷殆以下卷采自洗冤
錄者爲多因與洗冤集錄合刊嫌其重複故刪之歟然下
卷所采亦有平冤錄之文并多駁正二錄之語極爲精審
刪之是無異于買櫝還珠矣明人刻書之病往往如此不
獨此書也此本轉展傳鈔不免亥豕帝虎之誤與崇禎本
及洗冤錄相校互有得失足資考訂朝鮮人注語隨文詮
解無所發明於元代之官制政體未能詳加攷證并多誤
會之處未足寶貴今重加校定上卷以崇禎本爲主而以
朝鮮本校正之下卷以朝鮮本爲主而以元槧洗冤集錄
校正之付梓以廣其傳朝鮮人注語刪之不錄或曰檢驗
諸書前人不及後來之密余曰術愈研而愈精理愈推而
愈出古疏今密凡事皆然然近時檢驗諸書其援引此錄

以資考訂者不止一端又烏可數典而忘其祖哉宣統建元六月

王穆伯佑新注無冤錄序

宋理宗時宋慈采內恕錄諸書撰洗冤集錄檢驗之事始有專書其後有平冤及無冤錄所謂檢驗三錄也洗冤錄世多研稽近來洗冤錄辨正續輯彙編集證集注集說附記附考摭遺諸書其名難僂指數海昌許珊林太守樵之詳義世尤風行蓋洗冤一編垂爲令甲凡職斯役者莫不習之非此書無以決難決之獄是以羣奉爲圭臬焉而平冤無冤二錄傳本甚稀許珊林作詳義搜集二錄參互考訂頗采其說是二錄非竟不行於世也余嘗得前明崇禎中刻本無冤錄係與洗冤錄合刻者藏諸篋衍未及校也蘄州王穆伯游學東瀛講求法醫學於東京之上野藏書

樓見有無冤錄二卷爲朝鮮人崔致雲等注釋本日人鈔自朝鮮者王君喜其與法醫學足相發明遂手錄一通加以考訂今夏歸來出以相示余以崇禎本校之乃知崇禎本僅爲此書之上卷所言皆官吏章程其下卷辨別屍傷采自宋錄及平冤錄者爲多而時有駁正之語蓋視二錄益精審矣惟轉展傳抄譌謬不少王君校正之餘附以新說如檢屍法物條云各國驗傷檢屍器具皆不假於人民其器具多先消去毒物不作他用與此言暗合食氣顚辨條云氣系在前食系在後誠爲確論據英奧學者巴爾鐵列丙及駭普格耳解剖圖說德國海滿都解剖圖附錄日本故今田束實用解剖學所言皆謂氣管在前食管在後可見此書所言較洗冤錄爲確也檢驗文字條云此意正與各國檢查規則之不準用概括的語意同所謂概括語

意者如傷痕祇記大如拳長約尺餘不詳記長闊幾寸幾分是也又如辨親生血屬條云以近時科學所言之理推之熱血滴入骨肉無論何人屬者即非親皆可沁入因骨含有

電氣在內經擦熱而吸熱血入內若所滴非熱血且非將骨擦熱雖親屬亦不能滴入可見滴血之法不足信按洗冤錄詳義云骨經日久須先刷白用炭火微烘再刺血滴上看其沁入有紅瘡方是與科學家所言頗合余親見一戚亂後尋其母屍血滴不入是未知烘熱之法也又婦人懷孕死屍條云據生理學與胎產學所言孕婦死無多時而胎兒之所以不能出者因母體已死而子宮收縮之機能已絕也若經過半月或月餘其死胎落出於母之襯袴中者因死胎已羸瘦枯縮故也除此以外卵膜之腐敗破裂羊水流出血即胎母體弛緩腐敗亦皆爲死胎落出之原

因據此論之則所謂因地水火風所致者不足信也又據地質學家言地殼外層四五尺之間甚冷漸深則漸有溫熱通常屍窖深不過三四尺安有熱度可言據此地水火風之說又不足信也按據此錄所載二案死胎之出不因地水火風其論甚是至謂屍窖不過三四尺則未知中國北方之葬大多深四五尺或有至七八尺者若南方之葬皆極淺稍深則遇水已葬之棺有移出數丈外者有歆側者亦間有燒毀痕者使地中無風火則孰移之孰歆側之孰燒毀之地質學家言恐尙是一隅之見也以上諸條其精者足以明舊說之難誣餘亦足以互相印證總之道理自在天壤說到真確處古今中外歸一致不必爲左右袒也向見爲西學者深詆洗冤錄之無當於用豈知洗冤錄由數百年經驗而成平冤錄及此錄補其所未及近人詳

義諸書則更於舊錄之固者通之疑者析之缺者補之謬者正之辨別疑似剖析毫釐竝薈萃衆說參稽成牘視故書爲加詳矣大抵中說多出於經驗西學多本於學理不明學理則經驗者無以會其通不習經驗則學理亦無從證其是經驗與學理正兩相需也所當保其所有而益其所無庶斯事愈發明耳烏可視爲無當于用而置之高閣哉王君獨取此書迻寫之辨正之其用力之勤用心之深爲弗可及矣此書原有小注史傳似此者不少朝鮮人疑爲古注蓋未識著書之體裁崔致雲官吏曹參議奉其國王之命與判承文院李世衡藝文館直提學卞孝文承文院校理金滉注釋音訓而集賢殿直提學柳義孫爲之序其注隨文敷衍鮮見發明於元代制度未能考究亦間有錯誤似不足貴義孫序稱正統三年朝鮮世奉中朝正朔

當爲明英宗年號是注釋時在前明中葉或疑明代遺臣攜往海外者未確也宣統建元冬仲

秋審比較條款附案序

秋審比較條款初定於乾隆三十二年其時因各司定擬實緩每不畫一改正較繁酌定比對條款四十則刊刻分交各司並頒發各省迨四十九年四川總督以秋審事件本無一定律例可以依據惟就本案情罪參酌推敲稍從其嚴則不免失入之弊稍從其寬則不免失出之弊奏請將秋審改案頒發各省奉爲楷模等因經本部以案情萬變或同事而異情心迹介在纖微輕重卽判然迥別此省之案不能遽合乎他省今年之案不能預合乎來年要在司讞者逐案推勘精詳核定未可刻舟求劍致滋似是而非之病每年審案二千餘起祇講求於駁改之數十案仍

不能彙括通曉卽就此數十案而論亦必須詳閱供招細核屍格傷痕姑能辨別輕重剛存略節今若止將略節刊刷而全案供招屍格無由查覽究不能得其所以改實改緩之故將使稍涉拘牽者勢必轉致援引失當紛滋辯論不獨掛漏無裨亦與政體未協等因議駁惟將三十二年所刊條款及三十二年以後續增各條彙總通行查是年通行內定例擬入情實二十八款卽係三十二年實緩比對條款除筆內所舉各款計增者三併者一刪者二又酌量入實十三條與三十二年部定款目不盡相符阮吾山少司寇 葵生 秋讞志稿別有四十九年續增各條亦與通行歧異書闕有間不可得而詳矣三十二年條款雖已頒行外間傳本甚希秋讞志稿於三十二年條款增入按語甚爲詳盡其書未經刊行僅有傳鈔之本訛脫在所不免

元和王白香

有孚

所輯秋審指掌將兩次條款悉行載入

而無吾山少司寇按語蓋所據乃頒發之本也道光初年

來安戴蘭江少司寇由刑部郎游升直臬時會稽謝信齋

誠鈞

在幕中襄理得其手錄秋讞條款奉爲枕中秘信齋

復採取成案附於各條之後編爲兩冊意在出條款而參

考此案由此案而折中條款意至善也欲付梓而未果其

女夫陳仲泉觀察受其本而藏之光緒四年始刻於吳中

其本蓋編於嘉慶年間而道光初傳鈔之本也余家藏有

先大夫手鈔秋審此案起道光中年訖二十九年各門皆

載有條款與謝本微有不同則道光末年本也同治十一

年蜀中刻本與道光末年本相同所據當是舊本至同治

五年京師刻本頗有增修改訂之處與各本皆有異同是

爲最後之本然其中尙多應修而未修者應併而未併者

應補而未補者應刪而未刪者歷年因仍未改或與新章有別或與定例不符自應考訂詳明以免分歧而祛疑惑至案情萬變初非條款所能賅謝氏附比案於條款之中非獨互相印證并可補條款所不及考歷來成案雍正以前傳者已鮮乾隆檔案稍存崖略余嘗分門採錄編爲二卷尙可得其大凡嘉慶以後訖乎道光中年有鈔本八卷道光二十二年至二十九年有鈔本七卷二十年以前之案亦稍存一二同治十一年蜀臬刻本凡二十四卷蓋就道光七卷之本益以咸豐同治兩朝訖於同治八年光緒七年續編十六卷則訖於光緒三年安徽排印本則舉咸豐同治兩朝亦訖於光緒三年而咸豐同治之案較蜀本爲多光緒十年京師刻本起光緒四年訖九年戊子己丑之間余嘗與敘雪同人彙集各本擷其精要薙其繁蕪復

益以光緒九年以後之案編成巨帙癸巳出守津沽其書
留存敍雪堂中因循未及付梓庚子之變散失不全良可
惜也今仿謝氏之書採比案於各條之後要在會通繁賾
剖析毫芒事不厭於推求言必歸於平恕未始非司讞者
之一助而世輕世重之故亦可得而詳焉光緒癸卯十二
月

通行章程序

刑部通行章程道光十三年以前有江蘇刊本祝氏刑案
彙覽已分類編入十四年至十七年祝氏續編內亦采入
無遺道光十八年以後距今五十年通行各省案件無歲
不有既已分布官司而未有專書彙錄每虞其漏鈔胥又
苦其疲友人因相與蒐羅編輯起道光十八年訖光緒十
八年閏六月除業經纂例無庸采入外按年排比次爲四

卷又輯刑部遵行章程共計六條附于其內既成而序之曰律者一成不易者也例者因時制宜者也於律例之外而有通行又以補律例之所未盡也或紬繹例意或申明定章或因此附不能畫一而折其衷或因援引尙涉狐疑而申其議或係酌量辦理而有成式可循或係暫時變通而非永著爲例更有經言官奏請大吏條陳因而酌改舊文創立新例尙未纂入條例者凡此剖析毫芒決定疑似重輕出入之際皆反覆推詳而議始成稽比亭疑咸當遵守蓋律例之有通行譬猶江沱漢潛而非駢拇枝指也夫天下之情僞萬變遇一獄立一例謂庶足以盡之矣他日一獄出而與所立之例又不相當將必更變其例以定斯獄是已定之例有定而未定之獄終無定也書曰上下比罪傳曰議事以制是在決讞者之神而明之

讀例存疑序

商鞅改里悝之法爲律於是有律之名自漢以來律之外有令有駁議有故事有科有格有式隋則律令格式並行宋則律之外敕令格式四者皆備而律所不備一斷以敕初無所謂例也晉於魏刑名律中分爲法例律亦但爲律之篇目而非於律之外別之爲例王制必察大小之比以成之鄭注已行故事曰比釋文比必利反例也後漢書陳忠傳父寵上除漢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注比例也此其爲後世例之權輿歟明初有律有令而律之未賅者始有條例之名弘治三年定問刑條例嘉靖時重定爲三百八十條至萬厯時復加裁定爲三百八十二條國朝因之隨時增修同治九年修訂之本凡條例一千八百九十二條視萬厯時增至數倍可謂繁

矣其中或律重例輕或律輕例重大旨在於祛惡俗挽頹風卽一事一人以昭懲創故改重者爲多其改從輕者又所以明區別而示矜恤意至善也第其始病律之疏也而增一例繼則病例之仍疏也而又增一例因例生例孳乳無窮例固密矣究之世情萬變非例所可賅往往因一事而定一例不能概之事事因一人而定一例不能概之人且此例改而彼例亦因之以改輕重旣未得其平此例改而彼例不改輕重尤虞其偏倚旣有例卽不用律而例所未及則同一事而仍不能不用律蓋例太密則轉疏而疑義亦比比皆是矣國朝之講求律學者惟乾隆間海豐吳紫峯中丞增通考一書於例文之增刪修改甄覈精詳其書迄於乾隆四十四年自是以後未有留心於斯事者長安薛雲階大司寇自官西曹卽研精律學於歷代之沿

革窮源竟委觀其會通凡今律今例之可疑者逐條爲之
考論其彼此抵牾及先後歧異者言之尤詳積成巨冊百
餘家本嘗與編纂之役爬羅剔抉參訂再三司寇復以卷
帙繁重手自芟削勒成定本編爲漢律輯存唐明律合刻
讀例存疑服制備考各若干卷洵律學之大成而讀律者
之圭臬也同人醵資壽諸棗梨甫議鳩工適值庚子之變
事遂中輟辛丑春仲家本述職長安時司寇在里復長秋
官詢知所著書惟漢律輯存一種存亡未卜餘編無恙迨
鑾輿將返家本奉命先歸司寇初有乞休之意故瀕行諄
諄以所著書爲託季秋遇於大梁言將扈蹕同行約於京
邸商推此事乃家本行至樊輿遽得司寇騎箕之耗京邸
商推之約竟不能償矣唐明律合刻諸稿方坤吾太守連
軫攜往皖江惟此讀例存疑一編同人攜來京師亟謀刊

行家本爲之校讐一過秋署同僚復議另繕清本進呈御覽奉旨發交律例館今方奏明修改律例一筆一削將奉此編爲準繩庶幾輕重密疏罔弗當而向之抵牾而歧異者咸顛若畫一無復有疑義之存司讞者胥得所遵守焉固不僅羣玉冊府之珍藏爲足榮貴也已今夏刻旣竣爲述其大略如此展卷披讀惜司寇之不獲親見此書之成也

薛大司寇遺稿序

班孟堅言法家者流出於理官故身任理官者始推求法家之學習使然也四庫書浩如烟海裨官小說悉入搜羅獨法家之書所錄者寥寥可數豈世皆鄙棄斯學竟無人討論而著述歟抑有討論著述之書世無人爲之表章遂湮沒而不傳歟大司寇長安薛公自釋褐卽爲理官講求

法家之學生平精力畢瘁此事所著有漢律輯存唐明律合刻服制備考讀例存疑諸書若是編則僅有同官傳鈔之本蓋非公所甚注意者甲辰歲敘雪同人爲公刊讀例存疑余實任編纂之役已行於世其時釀資之事段少滄觀察任之校讐之事許俊人僉事任之凡此諸人之不惜心力以董其成者豈獨有私於公哉良以法家者言非淺學所能道世間傳述之書旣不多覩如此鴻篇巨帙其餽遺我後人者固非獨爲一人一家之事而實於政治大有關係者也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徵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會而通之以推行於世然則今之刻公書也固將使世之人羣講求法家之學以有裨於政治豈獨有私於公哉公所著漢律輯存庚子逸於京師傳聞爲某舍人所獲祕不肯出唐明律

合刻服制備考二書有力任校刊者又在若存若亡之間
自來著述之傳不傳若有數存乎其間公之書若無人爲
之表章而剗剔之則亦將不傳乃有人表章之剗剔之而
公之可傳者尙不能盡傳此固公之憾亦講求法家之學
者之羣以爲憾是編二卷雖非公精意所存然前卷乃憲
牘之圭臬後卷亦一代之典章所繫也余故序而刊之庶
余心之憾可以少釋崔伯淵有言嘗肉一臠識鑊中之味
此亦一臠也近時邵陽魏默深刺史之元史新編其稿流
落於仁和龔氏獨山莫氏者數十年而終還歸於魏氏付
刊行世公書之流落人間者安知不傳於數十年之後如
元史之新編也乎

刑案匯覽三編序

刑案匯覽前編六十卷續編十六卷纂訂者會稽祝松菴

刊行者欵縣鮑季涵也前編所集有說帖成案通行邸抄
以及所見集平反節要諸書而以說帖爲最多約居四之
二成案居四之一續編所集惟說帖成案通行邸抄而無
他書成案居四之三說帖僅十之一其中有道光十三十
四等年交館之案當時核覆未具說帖者五十九件此兩
編纂訂之不同也從前刑部遇有疑似難決之案各該司
意主議駁先詳具說帖呈堂如堂上官以司議爲是由司
再擬稿尾覆外省之語曰稿尾分別奏咨施行若堂上官於司議猶
有所疑批交律例館詳核館員亦詳具說帖呈堂堂定後
仍交本司辦稿亦有本司照覆之稿堂上官有所疑而交
館者其或准或駁多經再三商榷而後定慎之至也道光
中漸有館員隨時核覆不具說帖之事去繁就簡說帖遂
少光緒庚辰以後凡各司疑難之案一概交館詳核於是

各司員憚於煩也遂不復具說帖館員亦不另具說帖徑代各司擬定稿尾交司施行自是館事日繁而各司多不講求因有人才牢落之歎雖經堂上官諄諄告誡而積習相沿未之能改故說帖亦寥寥罕覯所可採者惟成案矣余官西曹三十年癸未秋在奉天司主稿凡議駁之案必先具說帖或擬定稿尾再請交館奉天轄東三省該省官吏多不知刑名事每年應駁之稿有多至百餘件者余固不敢憚煩而同司僚友亦互相講求頗獲切磋之益夫刑名關係重要其事之蕃變每千頭萬緒其理之細密如繭絲牛毛使身膺斯責而不尋繹前人之成說參考舊日之案情但憑一己之心思一時之見解心矜則愎氣躁則浮必至差以毫釐謬以千里往往一案之誤一例之差而貽害無窮豈不殆哉匯覽一書固所以尋繹前人之成說以

爲要歸參考舊日之案情以爲依據者也晰疑辨似回惑祛而游移定故法家多取決焉顧或者曰今日法理之學日有新發明窮變通久氣運將至此編雖詳備陳迹耳故紙耳余謂理固有日新之機然新理者學士之論說也若人之情僞五洲攸殊有非學士之所能盡發其覆者故就前人之成說而推闡之就舊日之案情而比附之大可與新學說互相發明正不必爲新學說家左袒也鮑之續編說帖訖於道光十七年冬季成案訖於道光十四年通行訖於道光十八年秋季邸抄訖於道光十八年九月自是以後無人續纂以接其緒鄂省刻有一編所采僅咸豐同治兩朝亦未完備與鮑書不能相接余嘗得抄本駁案集成一書起道光十八年訖三十年凡三十二卷係律例館原本不知爲何人所編實可以接鮑書之緒又得抄本道

光十八年以後之館稿八冊可以補集成之未備光緒戊子秋余承乏律例館復得袁集成豐同治光緒年事如是者五年癸巳秋擢守天津不復與館事爾後見聞遂寡閒采通行數件他未及也丁酉夏調守保定省中諸幕僚見此書咸慙魚付梓因復手自校訂除繁去複排比成書凡一百二十四卷顏之曰三編志與鮑書相接也官事冗迫暇晷難得燈炮飯罷搗管吮毫輒自笑曰何不憚煩也光緒己亥秋日

此編抄撮於京邸編訂於天津保定兩郡署見者謂宜公諸世余方籌剗刷之資旋值庚子之變事遂中輟忽忽又八九年矣今日修訂法律之命屢奉明詔律例之刪除變通者已陸續施行新定刑法草案雖尙待考核而事機相迫施行恐亦不遠此編半屬舊事眞所謂陳

迹故紙也芟薙之功待諸來日姑記其緣起於此丁未仲冬

刺字集序

刺字古墨辟遺意也墨一名黥魯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笄韋昭曰笄黥刑也班固白虎通五刑篇墨者墨其額也高誘戰國策注曰刻其額以墨實其中曰黥韋昭國語注曰刀墨謂以刀刻其額而墨塗之額額也此三說相同許叔重說文黥墨刑在面也鄭康成周禮注曰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塗之此二說相同酉陽雜俎引尚書刑德放曰豚鹿者鑿人額也黥者馬羈笄人面也然則古者墨辟有刻額刻面之分矣唐虞三代墨居五刑之一漢文帝除肉刑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而墨刑遂廢自後則有晉令奴婢亡加銅青若墨黥兩眼後再亡黥兩頰上三亡橫

黥目下皆長一寸五分廣五分此今刺逃人之意也宋太始中有劫竊遇赦頰黥劫字之制梁天監初定律劫身皆斬遇赦降死者黥面爲劫字蓋卽昉於太始此今刺強盜之意也然第施之一事一時者耳唐律十二篇不言刺字殆尙無此制歟石晉天福中始有刺配之法宋參用其制凡應配役者傳軍籍用重典者黥其面犯盜者刺環於耳後徒流方杖圓三犯杖移於面迨其後科禁日密刺配特繫孝宗時增至五百七十條臣僚多議其重厯請裁定元承宋制然頗疏略亦越前明其法加詳國朝因之損益盡善矣顧厯久相沿之成式暫時變通之章程例文有未能悉備者曹司遵用僅有傳鈔之本厯年旣多律例屢經修改而此書久未重編援引每多窒礙甘泉董氏刻刺字例輯二卷但就鈔本復加增益其中重貶疏謬未遑刪定乾

隆癸丑震澤沈湘葵孝廉

沾霖

輯有刺字便覽一卷雖稱

簡要亦多闕略豈以此屬五刑之末其見於條例章奏者散而難稽歟將所謂品式備具莫有苟且者謂何也夫刺字亦國憲也竊嘗推原其旨蓋以凶蠹之徒率多怙惡特明著其罪狀俾不齒於齊民冀其畏威而知恥悔過而遷善其間或有逃亡既可逐迹追捕卽日後別有干犯詰究推問亦易辨其等差是所以啓其愧心而戢其玩志者意至深也獨是良民偶罹法網追悔已遲一膺黥刺終身戮辱善乎宋志之言曰面目一壞誰復顧藉強民適長威力有過無由自新然則手持三尺可於此稍忽乎哉況乎本律所未明言他例所未該載不深悉其同異而明究其源委引用錯謬卽干吏議起除重補慘等剝膚亦司其事者之過也家本雲司丞乏沈理簿書傳古亭疑每深祗懍因

與同司郭存甫主事安仁參商取舊本重編而類區之曰
通例挈其綱也曰條例詳其目也曰免刺條款示別也曰
備考闕疑也附以處分各例又所以誌警惕也編既成顏
之曰刺字集雖不足爲律例之支流其亦可以備法家之
採擇乎至夫律義精微管蠡未逮例案繁博見聞不周則
匡謬砭誤正有待於明律之君子

歷代刑官考序

官制之因革損益代各不同卽一代之中或亦先後不同
刑官之制尤爲糾紛非覩舉而詳究之不能得其變遷之
故曰者欽奉明詔改定官制設局詳議纂爲一編在他官
之當討論者尙不過名稱之改易案牘之區分惟刑官之
制新舊大相徑庭其關係乎他日之政治者得失是非正
非一言所可罄也因述歷代刑官之制粗加考論輯爲二

卷得失是非大略可覩矣編既成而序之曰傳稱自顓頊以來以民事命官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是則國家之設官爲民事設也家語禮運篇王肅注官職分也有一官卽有一官之職分故任是官者必皆能各盡其職分而後國家乃非虛設此官此設官之本義也稽之於古未聞無是事而虛設一官者亦未聞設一官而可以不事其事者未聞任是官而不必問是官之職分當如何乃克盡者亦未聞任是官而不必問職分之相當不相當可以漫居是官者此理之易曉者也則請更言其弊進取之路升轉之階但爲人謀不以事計遂有無一事而增數官者其弊一伴食之流竊祿之輩不親公牘世亦相容遂有作此官而不作一事者其弊又一不考例案未敘年資應對偏工奔走無誤遂有職分不必盡而升擢可邀者其弊又一甲

署敍勞乙署授秩事非所習位在人前遂有職分不相當而冒昧從事者其弊又一凡此諸弊與設官之本義實相刺謬在他官皆不當如此况安民和眾其關繫重要尤在刑官而可以蹈常襲故不思變計乎至于祿薄籌增多一官卽多一官之俸給度支告絀區畫爲難此又關乎國用不可不計及者也古者士之仕也以行道也故爲貧而仕者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委吏乘田孔子爲之自此義不明而急流競進利祿爲心用不必才官失其守此治道之所以日衰也良可慨已若夫刑官變遷之故苟卽是編而討論之得失是非亦可了然何者與古同何者與古異何者古當因何者古當革因時損益必得其宜是在主之者

漢律撫遺自序

自商鞅變法相秦孝公而秦以強秦人世守其法是秦先

世所用者商鞅之法也始皇并天下專任刑罰以刻削毋
仁恩和義爲宗旨而未盡變秦先世之法是皇始之所用
者亦商鞅之法也鞅之法受之李悝悝之法撰次諸國豈
遂無三代先王之法存于其中者乎鞅之變者牧司連坐
之法二男分異之法末利怠貧收孥之法餘仍悝法也然
則商鞅之法豈遂無三代先王之法存于其中者乎迨李
斯創焚書之議敢偶語詩書者棄市是古非今者族法之
煩苛莫此爲甚其後復行督責之令民不堪命而秦以亡
非盡由商鞅之法商鞅之法固李悝之法也漢興約法三
章蠲削煩苛然不足以禦姦蕭何於是攔摭秦法取其宜
於時者作律九章其三章何所增其六章卽李悝之法經
也是漢法亦本于李悝而參之以秦法非取秦法而全襲
之也今試以周官攷之先請原于八議決事本于八成受

獄卽士師之受中案比卽司徒之大比讀鞠者小司寇之讀書也乞鞠者朝士之聽治也過失不坐三宥之法也年未滿八歲八十以上非手殺人不坐三赦之法也其他之合于周法者難僕指數先鄭後鄭注周官竝舉漢法以爲比况可見漢律正多古意非猶爲三代先王之法之留遺者乎歷代之律存于今者唯唐律而古今律之得其中者亦唯唐律謂其尙得三代先王之遺意也唐律之承用漢律者不可枚舉有輕重略相等者有輕重不盡同者試取相較而得失之數可藉以證厥是非是則求唐律之根源更不可不研究夫漢律矣惜漢律久亡其散見于史傳者百不存一然使搜羅排比分條比類按律爲篇其大凡亦可得而攷見焉同治光緒之間長安薛大司寇曾纂漢律輯存一書業經寫定將付手民庚子之變爲某舍人所得

匿不肯出百計圖之竟未珠還良可惋惜巴陵杜貴墀有
漢律輯證六卷頗稱詳備然尙闕遺近富平張大令鵬一
有漢律類纂一書編次亦未分明壬子之春鍵戶養疴斗
室枯坐因取杜張二書重爲編次以律爲綱逐條分入目
之可攷者取諸晉志事之可證者取諸史記及班范二書
他書之可以相質者亦採附焉諸書所引律令往往相混
蓋由各律中本各有令引之者遂不盡別白如金布律見
于晉志而諸書所引則金布令爲多今於律令二者亦不
能詳爲區別若二鄭注之所稱今時固難定其爲律爲令
也齡積氣蒸時須臥息窮竟日之力所獲無多自春徂夏
今又秋氣初悲甫克畢事凡得二十二卷雖未足遂爲三
代先王之法世有稽古之士其或有取於斯壬子立秋後
三日七十三叟沈家本

大清律例講義序

天下之學必講焉而後明矧在專門義博而科繁安有不講而能明者講讀律令舊載吏律乾隆初吏部以內外官員各有本任承辦事例律例款項繁多難概責以通曉奏請刪除官員考校律例一條上不允誠以律例關係重要非盡人所能通曉講讀之功不可廢也乃今之說者謂律例當使官吏盡諳顚愚共喻信斯言也必使人人皆能通曉無待於講焉而後可必深辭古義非講不明者概加芟蕪焉而後可不然官吏尙未能盡諳又安望顚愚之共喻哉講讀之文載在功令烏可誣也夫讀者但記誦其辭講者必解說其意舉凡禮教之精微事情之繁蹟一字一句皆有至理存焉是卽講之讀之尙恐有不能通曉者屬在官吏職當盡諳而官吏之諳之者已不多觀若欲顚愚之

人莫不喻之能乎否乎在昔漢律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魏世詔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夫以康成一代大儒其所以講之者猶如是之詳且盡也其後唐律則有疏議三十卷在唐初律學專家頗有其人奉敕纂修疏議其所以講之者又如是之詳且盡也洎乎有明說律之書不下數十家瑣言讀法纂注箋釋諸書世尙有傳本或自申已見或彙集羣言其所以講之者又如是之詳且盡也使果人人皆能通曉古之人何若是之不憚煩哉大清律例承明律而損益之雍正乾隆以來疊經修改其條例視明代增千數百條律文則因者多而革者少順治初以律文有難明之義未足之語增入小注雍正三年又纂總

注附於律後並列聖垂訓命官撰集豈非以禮教之精微事情之繁賾正有非官吏之所能盡諳顓愚之所能共喻者乎此其所以講之者又如是之詳且盡也然則律例一書將欲考其沿革窮其義例辨其同異權其重輕是非講不爲功今試進司牧之自負能名幕府之素稱老手者舉律例而周諮焉其閱歷非不深也其辦案非不精核也若夫歷代之沿革亦嘗考訂之乎法經之義例亦嘗推闡之乎律與律之同異例與例之同異律與例之同異亦嘗參稽而明辨之乎律輕例重之故律重例輕之故古律與今律重輕之故此律與彼律重輕之故亦嘗博綜而審定之乎將皆遜謝不遑曰未也夫不明沿革必至修一例而貽害無窮不明義例必至斷一案而情法失當不明同異必至援引不衷于是甲罪用乙例乙罪用甲例不明重輕必

至權衡不得其平重者失之輕輕者失之重夫孰非不講之爲害哉獨是律例爲專門之學人多憚其難故雖著講讀之律而世之從事斯學者實鮮官西曹者職守所關尙多相與討論當光緒之初有豫陝兩派豫人以陳雅農田雨田爲最著陝則長安薛大司寇爲一大家餘若故尙書趙公及張麟閣總廳丞於律例一書固皆讀之講之而會通之余嘗周旋其間自視弗如也近年則豫派漸衰矣陝則承其鄉先達之流風遺韻猶多精此學者韓城吉石生郎中同鈞於大清律例一書講之有素考訂平沿革推闡乎義例其同異重輕之繁而難紀者又嘗參稽而明辨之博綜而審定之余心折之久矣迨借順德伍秩庸侍郎奏請專設法律學堂於丙午九月開學學堂科目特設有大清律例一門卽延石生主講於今已閱五學期所編講義

積成六冊其於沿革之源流義例之本末同異之比較重
輕之等差悉本其所學引伸而發明之辭無弗達義無弗
宣洵足啓法家之祕鑰而爲初學之津梁矣余奉命修律
采用西法互證參稽同異相半然不深究夫中律之本原
而考其得失而遽以西法雜糅之正如柄鑿之不相入安
望其會通哉是中律講讀之功仍不可廢也余嘉是編之
成幸斯學之未墜而後來者有門徑之可尋也故樂爲之
序宣統建元六月

法學通論講義序

余恭膺簡命偕新會伍秩庸侍郎修訂法律並參用歐美
科條開館編纂伍侍郎曰法律成而無講求法律之人施
行必多阻閼非專設學堂培養人才不可余與館中同人
僉聽其議於是奏請撥款設立法律學堂奉旨俞允擇地

庀材尅日興築而教習無其人則講學仍託空言也乃赴東瀛訪求知名之士羣推岡田博士朝太郎爲巨擘重聘來華松岡科長義正司裁判者十五年經驗家也亦應聘而至於光緒三十二年九月開學學員凡數百人昕夕講貫洵經三學期矣吾中國法律之學其將由是而昌明乎日本之講求法律著書立說者非一家而岡田博士之書最鳴於時其所撰法學通論講義吾學堂諸君子亦旣面聆之而研究之矣同人復慫慂付梓以廣流傳博士因稟集稿本刪訂成書而問序於余余維管子之言曰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修令者不審也又曰不明于法而欲治民一眾猶左書而右息之是則法之修也不可不審不可不明而欲法之審法之明不可不窮其理而欲窮其理舍講學又奚

由哉顧知講學矣而於諸法之繁賾不能絜其綱領析其條目俾秩然而有序猶未審也且於諸法之要歸不能抉其精微辨其疑似俾昭晰而無遺猶未明也則講學亦豈易言哉博士天資超邁於五洲法律之書博學而詳說之故能由博反約提要鉤元先之以總說爲一卷次則憲法行政法民法商法刑法編制法訴訟法國際私法國際公法各爲一卷條分縷析何其審且明也方今環球學說月異日新苟非會而通之又烏能折衷而歸一是世之讀是編者其亦深思夫會通之故而勿視爲一家之言焉庶法律之學日益昌明乎松岡科長之講義亦將編定而公之世以先觀爲快光緒三十四年六月

裁判訪問錄序

光緒乙巳九月修訂法律館奏請派員赴日本調查裁判

監獄事宜騰斯役者爲郎中董綬金

康

主事麥敬輿

秩嚴

館事殷繁於次年四月始克東渡員外郎熙惟周

楨亦相

偕前往抵東京後適員外郎王書衡

儀通

奉學部命在彼

相助爲理日本政府因吾國司法初與交涉由司法省特

簡參事官齋藤十一郎監獄局事務官小河滋次郎導引

諸人分厯各處裁判所及監獄詳細參觀並於司法省及

監獄協會開會講演見聞所及撮其大要爲裁判四章監

獄二十二章繕具清單進呈御覽董郎中復將輯譯所得

編纂爲書先成裁判訪問錄家本讀竟而序之曰人不能

無羣有羣斯有爭有爭斯有訟爭訟不已人民將失其治

安裁判者平爭訟而保治安者也願古今中外風俗不盡

同裁判之事卽不能盡同不同者而必欲強之使同其勢

必有所闕由是阻力生焉其在上古之世風俗渾樸科條

簡易中古以降風俗趨於澆漓事日繁劇若仍以簡易之科條行之能乎是故自秦以來裁判各自爲法漢有讀鞫乞鞫之律而後世無文唐律考囚不過三度考滿不承取保放之而今無此法若是之類非止一端此古與今之不能同也西國司法獨立無論何人皆不能干涉裁判之事雖以君主之命總統之權但有赦免而無改正中國則由州縣而道府而司而督撫而部層層轄制不能自由從前刑部權力頗有獨立之勢而大理稽察言官糾劾每爲所牽制而不免掣肘西法無刑訊而中法以考問爲常西法雖重犯亦立而訊之中法雖宗室亦一體長跪此中與西之不能同也更有相同而仍不同者古今無論矣但卽中西言之裁判所憑者曰供曰證中法供證兼重有證無供卽難論決唐律獄囚取服辯今律承之可見中法之重供

相沿已久雖律有眾證明白卽同獄成及老幼不拷訊據眾證定罪之文特所犯在軍流以下者向來照此辦理至死罪人犯出入甚鉅雖有此律不常行用蓋慎之也西法重證不重供有證無供雖死罪亦可論決此又中西之同而不同者也方今世之崇尚西法者未必皆能深明其法之原本不過藉以爲炫世之具幾欲步步趨亦趨而墨守先型者又鄙薄西人以爲事事不足取抑知西法之中固有與古法相同者乎如刑之宣告卽周之讀書用灋漢之讀鞫乃論唐之宣告犯狀也獄之調查卽周之歲終計獄弊訟登中於天府宋之類次大辟奏上朝廷也至若大司徒所屬之鄉遂大夫諸官各掌鄉遂之政教禁令而大司寇所屬之鄉士遂士縣士分主國中遂縣之獄與鄉遂諸大夫分職而理此爲行政官與司法官各有攸司不若

今日州縣官行政司法混合爲一尤西法與古法相同之大者夫古法之不同於今而不行於今非必古之不若今或且古勝於今而今之人習乎今之法一言古而反以爲泥古並古勝於今者而亦議之謂古法之皆可行於今誠未必然謂古法皆不可行於今又豈其然西之於中亦猶是耳值事窮則變之時而仍有積重難返之勢不究其法之宗旨何如經驗何如崇尚者或拘乎其墟而鄙薄者終狃於其故然則欲究其宗旨何如經驗何如舍考察亦奚由哉泰西裁判之制英美爲一派德法爲一派大略相同而微有不同日本多取諸德法然與德法亦不盡相同蓋立法以典民必視乎民以爲法而後可以保民卽如陪審官實創自英英本以自治爲國故此職最重法改民主之後經人民要求亦用此制德亦仿行然皆不若英之出於

習慣之自然故日本不用此制而別設檢事一官此東與西之不同者英美無區裁判而德有之日本用德制也此西與西之不同者凡此不同之故亦仍視乎其國之政教風俗有不能強之使同者因民以爲治無古今中外一也中國今者方議改裁判之制而禮教風俗不與歐美同卽日本爲同洲之國而亦不能盡同若遽合法之悉同於彼其有阻力也固宜然我法之不善者當去之當去而不去是之爲悖彼法之善者當取之當取而不取是之爲愚夫必熟審乎政教風俗之故而又能通乎法理之原虛其心達其聰損益而會通焉庶不爲悖且愚乎日本齋藤參事所述裁判之制頗稱詳備凡所謂宗旨何如經驗何如其大端已具於是是在講究斯法者勿求之於形式而求之於精神勿淆羣言勿膠一是化而裁之推而行之斯變通

盡利平爭訟保治安阻力罔勿消而勢亦無所閼矣古今中外之見又何必存哉

監獄訪問錄序

董君編裁判事宜畢復將監獄事宜輯爲二編前編爲總論凡七章後編爲各論凡十五章顏之曰監獄訪問錄展卷再四因得一言以蔽之曰監獄者感化人而非苦人辱人者也應劭風俗通云三王始有獄夏曰夏臺言不害人若遊觀之臺殷曰羑里言不害人若於閭里周曰囹圄囹令圉舉也言令人幽閉思欲改惡爲善因原之也尋繹此說可以見古人設獄之宗旨非以苦人辱人將以感化人也自此義不明而吏之武健嚴酷者其慘毒之方殘刻之狀難以僂指由是感化之地變而爲苦辱之場其强者踰越逃亡甚則劫囚反獄防之每不勝其防其弱者愁慘呻

吟強半填尸牢戶揆諸古人之宗旨不大相徑庭哉小宛之詩曰哀我憫寡宜岸宜獄漢宣帝詔曰今繫者或以掠辜若飢寒瘐死獄中何用心逆人道也言之可爲痛切漢時雖有以繫囚課殿最之令晉令亦有作任與衣厚草蓐給醫藥種種優恤之政乃千百年來此弊迄未能盡革者何歟謂非規制之未能盡善歟泰西監獄初亦未得感化之宗旨而惟以苦人辱人爲事迨後有仁慈者出目睹夫慘毒之方殘刻之狀同爲人類何獨受此於是倡爲感化之說播於歐洲更有學人輩出相與研究定厥宗旨舉凡建築之法待遇之法監督之法莫不酌理準情區畫周至而宗旨一以感化爲歸宿考其政治成效昭然近今各國復立監獄協會窮年矻矻方進未已日本制仿泰西頗已改觀而彼都人士猶以爲未臻盡善仍刻意講求此其實

事求是之心又何可及哉試舉泰西之制而證之於古囚人運動場卽古人遊觀之意也衣食潔而居處安卽古人閭里之意也有教誨室以漸啓其悔悟更設假出獄之律許其自新又古人幽閉思愆改善得原之意也大凡事理必有當然之極苟用其極則古今中西初無二致特患無人推究之耳小河滋次郎爲日本監獄家之巨擘本其生平所學爲我國忠告我國之經營斯事者誠卽是編以考其得失當恍然於苦辱之不足以爲政而深維乎感化之故其得也者可取以爲資其失也者可引以爲戒無妄費無怨囚無曠職事半功倍之效願馨香祝之也或曰習染旣深洗滌非易必謂監獄之內可大收感化之功恐言似動聽而行難獲效也願蚩蚩者氓自非下愚不移詎有不可感化之理縱不能盡人而感化之第使十人而得六七

人或四五人或二三人則人之有害風俗有害治安者必日見其少積漸既久風俗自日進于良而治安可以長保焉所慮者但襲外觀不求內蘊遂謂感化無期也是果感化之不可期哉

法學名著序

管子曰不法法則事毋常法不法則令不行此言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然則議法者欲明乎事理之當然而究其精意之所在法學之講求烏可緩乎南齊孔稚珪請置律學助教表云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績映魏閣爾時稚珪提唱宗風始標法學之名以樹之的復特引名流以爲重其惓惓於法學之講求意何殷也夫自李悝著經蕭何造律下及叔孫通張湯趙禹之儔咸明于法其法卽其學也迨後孫叔

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各爲章句凡十有餘家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法學之興於斯爲盛鄭氏爲一代儒宗猶爲此學可以見此學爲當時所重其傳授亦甚廣魏衛覬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自是之後下迄唐宋代有此官故通法學者不絕於世洎乎元主中原此官遂廢臣工修律之書屢上於朝迄未施行明承元制亦不復設此官國無專科人多蔑視而法學衰矣衛覬云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斯言若傷於過激然紀文達編纂四庫全書法令之書多遭擯棄並以刑爲盛世所不尙所錄略存梗概而已夫以名公鉅卿創此論於上天下之士又孰肯用心於法學其衰也宜也近今泰西政事純以法治三權分立互相維持其學說之嬗衍推明法

理專而能精流風餘韻東漸三島何其盛也各國法學各自爲書浩若烟海譯才難得吾國中不能多見日本之游學歐洲者大多學成始往又先已通其文字故能誦其書得窮其學說辨其流派會其淵源迨至歸國之後出其所得者轉相教授研究之力不少懈怠是以名流輩出著述日富大抵專門之學非博觀約取其論說必不能詳非極深研幾其情蘊必不能罄此固非積數十寒暑之功候不能有所成就若第淺嘗而獵取之遂欲折衷羣言推行一世難矣今者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朝廷設館編纂法學諸書將改弦而更張之矣乃世之學者新舊紛拏各分門戶何哉夫吾國舊學自成法系精微之處仁至義盡新學要旨已在包涵之內烏可弁髦等視不復研求新學往往從舊學推演而出事變愈多法理愈密然大要

總不外情理二字無論舊學新學不能舍情理而別爲法也所貴融會而貫通之保守經常革除弊俗舊不俱廢新亦當參但期推行盡利正未可持門戶之見也或者議曰以法治者其流弊必入於申韓學者不可不慎抑知申韓之學以刻覈爲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爲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仍人人不得稍越法律之範圍二者相衡判然各別則以申韓議泰西亦未究厥宗旨耳此編網羅法學之書精譯印行其中作者竝日本近世知名之士經數十載之研稽著爲論說卓然成家洵足餉遺當世彼都人士交相推重非虛語也方今憲政推行新法令將次第頒布得是書而講求之法學之起衰庶於是乎在竊願拭目俟之宣統三年夏五

政法類典序

昔鄒衍之談瀛海也論者以爲虛妄蓋驚於未見爲怪也
今者五洲懸絕梯航畢通譯寄象鞅交錯若織列國政教
之殊途質文之異尙使節所至亦旣見之且往往能言之
此固天地氣運日開爲前古未見之變局人不得而詆爲
虛妄矣惟是智力日出方有進無已天演物競強勝乎弱
勝乎不待明者而決之然則處今日之變通列國之郵規
時勢度本末幡然改計發憤爲雄將必取人之長以補吾
之短若者益若者損若者先若者後不深究其政治之得
失又烏乎取之願欲究各國之政治必先考各國政治之
書非親見之不能得其詳非親見而精譯之不能舉其要
使節所至見之矣或不能譯之卽能譯之矣而所譯者不
能舉其要則見與不見同譯與不譯同蓋政治之要非深
於政治者不能知譯政治之書非深於政治者不能通其

義則將欲取長以補短又烏乎取之且古治之盛也政與學爲一途風教遠暨王澤下究其時學者多究心當世得失立言類有師法班固謂儒家者流出於司徒之官道家者流出於史官法家者流出於理官名家者流出於禮官農家者流出於農稷之官墨家者流出於清廟之守雖源流不同大抵皆本一代之治以爲學卽本一代之學以爲治降及後世政與學分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治化不進非無故也泰西各國當中土周秦之世學術稱盛而希臘羅馬亦師儒相望已爲後世諸家專門之祖十九世紀以來科學大明而研精政法者復朋興輩作乃能有今日之強盛豈偶然哉方今中國屢經變故百事艱難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國制度觀其會通庶幾採擷精華稍有補於當世東西政治之書近數十年來著譯甚

夥雖不乏善本然或非出專門之手或其言龐雜學者無所折衷若蒐討眾作鑒別去取門徑秩然誠未易見章君宗祥戢君翼輩慨念及此爰彙集同志纂爲是編分歷史政治法律經濟四部其輯錄宏富議論純正文辭可觀循是以求於今日列國之政教得失洞若觀火洵所謂通其義而舉其要者矣考各國之政治者其將於是取之乎

新譯法規大全序

管子曰立法以典民則祥離法而治則不祥又曰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又曰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其言與今日西人之學說流派頗相近是法治主義古人早有持此說者特宗旨不同耳將欲明西法之宗旨必研究西人之學尤必編譯西人之書說者謂西文法字於中文有理禮法制之異譯不專指刑法

一端則欲取歐美之法典而盡譯之無論譯者之難其人
且其書汗牛充棟亦譯不勝譯日本則我同洲同種同文
之國也譯和文又非若西文之難也然鴻編巨帙正非一
手足之力所能竟厥功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爲多明治以
後采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爲強國是豈徒慕歐法之形式
而能若是哉其君臣上下同心同德發憤爲雄不惜財力
以編譯西人之書以研究西人之學棄其糟粕而擷其英
華舉全國之精神胥貫注於法律之內故國勢日張非偶
然也古來法制之書莫詳於周官其後唐之通典元之至
元條格明之會典皆備載一朝之制作我大清會典一編
尤爲巨帙日本全國新制萃於法規大全一書卽周官通
典會典諸書之流亞也卷帙繁重編譯爲難光緒辛丑南
洋公學會譯是書稿垂成而未遑校定今商務印書館取

其原稿重加編纂分門考定爲類二十有五凡憲法民法
刑法裁判法訴訟法商法以及官制官規地方制度並警
察財政軍事礦業森林之法本末洪纖無不備舉後附法
規解字一編以備檢查任是事者總理有人分纂有人討
論有人時越二年金費鉅萬誠盛舉也書成乞序於余余
向者曾得是書以未習和文不能讀茲幸獲睹是書之成
而彼國之日強并得卽此而考其故益知法治之說爲不
誣矣方今朝廷孜孜求治銳意維新不憚改弦而更張之
得是書爲考鏡之資於變通盡利之方良多裨助以視編
譯西書事半而功倍焉夫法者天下之程式萬事之儀表
也程式具矣儀表立矣而無眞精神以運用之則程式爲
虛文而儀表亦外觀也古語曰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曰
必有闢睢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旨哉言乎

世之讀是書者當思其精神之所在無徒於程式儀表求之庶不負編譯之苦心也夫

法學會雜誌序

自李悝著法經而法學興秦時以吏爲師天下之習法學者羣集于丞相之府西漢因之東漢不用秦法士之習法學者聚徒教授如郭弘習小杜律郭躬傳其父業講授徒眾常數百人吳雄三世爲法名家陳咸以律令傳爲家業其後寵忠皆典刑法至爲律章句者凡十餘家鄭康成以大儒猶爲此學是時雖無法學會之名而其傳授不替徒眾頗廣固甚盛也近世紀歐洲學者孟德斯鳩之倫發明法理立說著書風行于世一時學者遞衍流派各持其是遂相與設立協會討論推尋新理日出得以改革其政治保安其人民流風所被漸及東海法學會稱極盛焉獨吾

中國寂然無聞舉凡法家言非名隸秋曹者無人問津名公鉅卿方且以爲無足重輕之書屏弃勿錄甚至有目爲不祥之物遠而避之者大可怪也近今十年來始有參用西法之議余從事斯役訪集明達諸君分司編輯并延東方博士相與講求復創設法律學堂造就司法人才爲他日審判之預備規模略具中國法學于焉萌芽庚戌之冬法律學堂學員熊君煜王君克忠諸君勾合同志籌設法學會來質于余余喜法學之甫有萌芽者漸見滋生也極贊成斯議并捐資爲之助于是冬仲月竟克成立會事屬汪君子健總其成子健熱心毅力定章程籌經費粗立形式惟會甫成立進行匪易僉議設立短期法政研究所及月出雜誌一編以導其先遂於辛亥之春設研究所於財政學堂子健約同岡田志田二博士各盡義務分班講說

並延名流數君擔認各種雜誌則自三月始月出一冊研究所於炎暑時暫停雜誌則已出五期不意八月中國事變遷人情惶惑事遂中輟良可惜也余老病侵尋入春以後鍵戶靜養不復與政界相周旋子健惜斯會之已成而中輟也復與章仲和君重加整頓並乞政府資助千金斯會乃復成立一時知名諸公無不蒞止冠裳踰濟盛于曩時余雖以老病不獲親至會所一聆偉論而竊喜已廢之復舉也因述其緣起題于雜誌卷端自後吾中國法學昌明政治之改革人民之治安胥賴于是必不讓東西各國競翻文明也實馨香祝之七十三叟沈家本